

卷四十二至四十七

書
設論
移書
辭
檄
序
難
頌
對
贊
問

文選卷四十二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策薨周喻魯肅諫權曰承父兄餘資廉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

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彰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異之恨中閒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

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意心既忿恨不自安若韓信傷心於失

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

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問

握手交歡竝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

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入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

長王燕勝以為然無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聞而陰使范齊之稀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稀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

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

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

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

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

之奏

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

無匿

張勝貸

他改切

故之變

張勝有故於胡盧綰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為貳

匪有陰構賁

肥音

赫之告固非

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

記

蘇秦謂齊王曰此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

變觀

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

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

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

聞鄙諺曰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強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戶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

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

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

既懼

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

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運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

於此也

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道

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

下懷集異類

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

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

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

之詐

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

而問其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

乃使仁君翻

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

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

二

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

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

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

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曹仁於江陵

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荆士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言荊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其

餘地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思計此變無

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君之負累豈如一子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

已滅橫懼誅與賓客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

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曰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是以至情願

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

觀湖藻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

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

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灤祖丁切議者大為己榮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

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

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

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

漢書伍子胥諫吳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

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必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一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

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輔氏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

北遊不同吳禍

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

書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

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范子計然曰見微知

著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之不能遠

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

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

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

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

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

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

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

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

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

漢書曰淮南王

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

隗囂納王元之言

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隗囂入歸天水招聚其民自稱西州上將軍遣

子詢詣關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强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

彭寵受親吏之計

彭寵已見朱浮與彭寵書

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一賢既覺福

亦隨之願君少畱意焉

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

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

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隗囂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梁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能內取

子布外擊劉備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

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

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

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

人不忍加罪婉猶親愛也二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

為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

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但禽劉

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

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禁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

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

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左氏傳曰秦飢

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

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

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繻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願仁君及孤虛心回

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職有闕仲山濯鱗甫補之周易曰牽復吉濯鱗

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

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爾雅曰恙憂也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爾雅曰局近孟子曰

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足下所治僻左書

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

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

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逍遙百氏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正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

彈碁閒設終以六

博

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二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碁子也

高談娛心哀

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眾也士眾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浮甘瓜於

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

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列女傳陶谷子

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

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則長逝者魏魄私恨無窮鴈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翼

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

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

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

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

勞如何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

不白

與吳質書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場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且也三年不見東山猶歎

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祖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

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竝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時忽

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

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

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

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斷論雅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

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

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

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其才學足

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按淚既痛

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按淚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

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元瑜書記翩翩致

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獨情其體弱不足起

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

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子

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

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

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

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

在兵中十歲所更非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

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敢

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

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年一過往何可

攀援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

或作炳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楚辭曰長呼

丕白

與鍾大理書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案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

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毛詩曰黼黻印印如珪如璋

晉之垂棘

魯之與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

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棄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

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有稱疇昔流聲將

來

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

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厲義通乎至德

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

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

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

高山景行私所慕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

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

君若飢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會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并會說文

曰并拊手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未敢作畫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

曰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絲書也鄴騎既到寶

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繩窮匣開爛然

滿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謂伏犧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史記

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

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

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數與修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小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

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

璋鷹揚於河朔

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

師向父時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

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

也臨陽邊章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

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

曰此魏修太尉之子故曰上京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

玉

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水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吾王謂操也佳寔本

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

千里

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

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

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為狗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

一作作北
一亦作大

反類
狗也
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

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

吾師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論語曰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僕自以才不

過古臥切若人辭不為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若人若此之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

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

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

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其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言

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戀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

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丁段切割

曰後世必有以色匹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擊虞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

龍淵大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雁頌六而好詆丁禮切訶呼歌切文章倚居綺切摭之石切利病說文曰詞大言也又曰倚偏引也昔田巴毀

篇文選卷四十二

五帝罪三王些

紫

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

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祖上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

者甚眾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

息乎

毛萇詩傳曰息止也

人各有好尚蘭茝

昌待切

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

逐臭之夫

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居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畫水而不去

咸池六莖

之發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顧頊作六

莖樂墨子有非樂篇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

擊轅之歌有應風雅

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

匹

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

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為也

漢書曰楊雄奏羽獵賦為郎然郎皆

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楊子法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

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

上國流惠下民

國語曰戮力一心四子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

與國咸休